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鶴山集卷十八 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臣李騆

鶴山集卷十八　　　宋　魏了翁　撰

奏議

應詔封事

今月十七日進奏院印書狀報到端平元年正月一日
御筆節文内外大小之臣悉上封事凡朝政得失中外
利病盡言無隱臣愚不佞自先帝龍飛策士誤叨親擢
實惡首選由是被遇嘉泰開熙之間充員館學徒以愚

不適時首沮開邊之議忤韓侂胄幾陷大戮賴先帝聖明尚令補外暨失軍亡將之後先帝亟思其言中道追召臣於江陵受命辭不敢前及侂胄既殛又拜特招之命且至申諂趣行臣以養親固辭改畀藩節凡十有七年先帝終不能忘即元日大朝申加聘召浸階通顯獲事陛下於謁廟之初臣於是時非不能緘默茍容自同流俗徒見妖氛祲煇横搶日月之明亟起而排之自貽罪戾投之南安柄臣初意將寘臣必死矣賴陛下保全

攺竄靖州七年之間幸綴餘息以濡湛恩生還故鄉實踰分表矧又以華職要藩拔之散地辭不獲命感深涕零邇者伏覩陛下親臨萬幾大明黜陟將與士大夫更始如臣何人亦被簡記進職錫帶示之褒表益懼無以稱塞臣嘗觀宣帝漢中興英主也地節二年二月霍光死史于五月後遂書親政聽事至於樞機周密品式備具讀史者莫不服其威斷而臣嘗攷之則紀與表異辭盖光雖卒光之子若舊尚分據樞要韋賢年八十一老

病尸位固自若也迨明年正月而後賢免至六月霍氏之謀敗而後魏相當軸丙吉張安世諸賢進用然則雖以宣帝之英明而更新庶政猶遲之以一年有半今陛下不踰旬朔立致丕平卓出漢宣之右此上天悔禍以開中興之主也此九廟神靈聳善扶誼福寧推亡為國家植無疆之休也遠方班白之老奉戢貪御筆聽政元詔書流涕太息曰不圖餘齒尚見太平之日期也况如臣者猥被兩朝不凡之遇於此而猶不一言臣為有負

臣嘗讀書於二帝三王之制粗知顛末每謂始變於周末大壞於秦不能復於漢而再變於魏晉盡覆於劉石之亂此事既久今雖言之未易殫數而目前所甚急者先以祖宗舊典言之大抵始變於熙寧不盡復於元祐而大壞於崇觀以後收拾於炎興之初浸備於乾淳紹熙之間而又壞於慶元泰禧以後今陛下始親政事登顬衆俊弼輔丞疑之選言語侍從之臣下逮百司曠然丕變失此時而不復舊典則將日遠日忘孰為可望之

時乎臣試為陛下以數十年間身履目擊之事一一省記條例如後

貼黃

臣聞天子之位所以畀有德之人所能為也堯親舉天下而授之舜誰不知之而孟子以為天與之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也雖然孟子之說則有自來矣伊尹復太甲而告歸周公復成王而致政凡以為天下之所命非人臣之功至介子推辭祿又謂天未絶晉

必將有主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下義其罪上賞其奸其詞尤為明著是故晉悼公之討諸大夫叔孫昭子之殺豎牛宋文帝之討徐傅先儒是之周平王戊申以取揚水之刺漢文帝驕周勃以啟袁盎之諫漢宣帝畏霍光以貽嚴延年之劾先儒非之蓋人臣置君以徼利非國之福亦非家之福也是以人君之知天命在我者惟義是制不以報私恩蓋防微杜漸之意寓焉陛下今日之盛舉既能以公滅私

尚慮姑息之浮言或得以私害公敢昧死縷縷言之

一曰復三省舊典以重六卿國朝沿唐舊制分置三

省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施行凡内降文書及

四方章奏至門下中書省者率送尚書省尚書下

六曹六曹付諸案關會節目既備則以上尚書省

送中書取旨既得旨又以送門下省審覆追其畫

可然後翻録下尚書省尚書復下六曹施行三省

體統大抵若此若謂其迂回則如元祐以後併中

書門下省為一可也而熙寧宰相王安石乃特置中書檢正以分三省官屬之權至元豐又以左右司代之是端一開凡權在大臣則宰掾遂為竊弄威柄之地不知熙豐以前未始有是盖中書之屬曰舍人門下之屬曰給事中尚書之屬曰尚書侍郎二十四司三省皆有屬也而所謂勘當指定乃六卿職分豈必盡述熙豐大臣之意皆付宰掾以專其事為宰相竊權固位計也韓侂胄盜權之始

猶分其責于宰丞佐胄不過于日中以宣押入内
畣贊萬幾三省六曹之統體未盡廢也自佐胄平
章軍國然後二府屬官益重而六曹長貳益輕然
是時方謀闚邊事有期程佐胄久而厭之則令六
曹凡遇勘當即據事指定不得輙稱取聽朝廷指
揮中書之務由是稍清至嘉定以来慮其權之分
於六曹也每事必付檢正都司而宰椽之權又重
凡文書至省必分入檢正都司擬一呈字宰相命

之擬則檢正都司猶云合與不合送部勘當或且候若合字得筆然後别擬送部部中據事勘當上省則檢正都司之擬如前而易勘當曰指定部中據例指定則檢正都司又云再送部有無似此的然例或雖令指定不敢明白盖開兩端以聽所擇則事或可行訂一説以必其從則反以壞事是以近者累月遠者一二年大抵多為迂回故作沮難實以為上下市恩官吏受賄之地而況檢正乃中

書門下省之屬都司則尚書省之屬而今混為一區寧復有可否者乎其有事關機速則上不伺奏稟下不俟勘當而有云尚先行者矣凡所謂奉聖旨依奉聖旨不允有未嘗將上先出省劄者矣有豫取空頭省劄執政皆先僉押納之相府而臨期書填者矣有疾病所撓書押之真偽不可得而必者矣嗚呼宇宙大物也非一人所能控摶雖堯舜猶舍已以從衆雖臯夔稷契猶舉賢而遜能而後

世庸貪之相何等才分乃欲深居獨運以機務之夥而付之二三阿諛順指之人自王安石倡之章惇蔡京秦檜韓侂冑做之至近世而益甚令天啓太平之運此弊首當更張臣在遠外不及盡知惟慮檢正都司之筆迂回繚繞之弊相承已久目前若未甚害不知都司重而六曹輕乃歷朝權臣竊柄之大端願陛下明辨而速正之

貼黄

宰旅宰士之名其来雖久而職任甚輕迨熈豐以後檢正分察諸房都司分治六官而事權始尊至于近世都司逢迎宰相與聞機事而外與制總諸司沿邊將帥相賂以利其權任反出執政臺諫上先是侂胄時兩省之屬猶有所不敢為今乃於執政從官之中突出此項以小臣而與大政事體不順其事始于元豐之誤而人不察伏乞睿照

二曰復二府舊典以集衆思國朝倣唐舊制三省密

院分職授任各班奏事事有大者始得同進故有
中書進擬有密院進擬有三省進擬三省密院同
進擬為目若繁為慮實遠將使權一而任專各得
以自靖自獻也不寧惟是二府奏事之後或别奏
他事或時有留對則又聽非時扣閤或御資政殿
或御迎陽門或開天章閣皆出於進擬奏呈之外
大抵三省不嫌于異論二府不嫌于獨對故有同
視一事而東西府各為一說者載在史册不可勝

數蓋以大臣之位非他比也天子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而臯夔稷契伊傅周召之臣贊襄帝王以繼天立極即是位也今乃好臣所敎苟用可制使之羣趨旅進宛舌同聲渥鼎之形包否之羞以靦顔于衆庶之右為人主亦安用若人哉彼柄國者之說不過曰分班奏事或得以隂售其私如韓縝嘗以中書獨進擬而私姻戚曾布嘗以宥府獨奏事而擠宰臣使其同進必無異論是說也固柄臣之

所便然惟當擇君子而信任不當用小人而猜防也盖和同比周正君子小人之辨若皆君子雖異論而同心若皆小人雖同詞而異意是以祖宗盛時宰執多至八九人少亦不下六七更相可否不為苟同中興省官猶至五六秦檜專國則兩府之貳各一慶元初侂胄嘗欲自為樞密或告以事權不專反不若辭名居實則無不統久之監惠民藥局夏允中迎合風旨引王旦呂夷簡文彦博故事

建平章軍國事之策執政譁然不平此議中輟後數年卒行之然是時二府有宰相有執政官也迨嘉定而後以相兼樞又合而為一夫以相兼樞蓋富弼所謂邊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此猶有說而執政若皆兼佐二府則更無分班者矣何以叅稽衆論各效已見乎更惟陛下衆建而審圖之

三曰復都堂舊典以重省府國朝盛時以尚書為外省受四方訟牒置政事堂于禁中為宰執聚會之

地凡有司之公見府史之呈書率合堂同席僉議衆決日下晝數刻鳴鐘會食排馬歸第然百年之間未建私第猶僦民居往往距城回遠則出省之後吏持文書走諸第率多稽遲或至漏泄神宗皇帝慮其若此度地于闕之西南為東西而二府各四位將以嚴謹事機也然而連墻接畛謦欬相聞則怙權營私之相多謂不便是以偃然私第不恤同列蔡京以来相承皆爾南渡草剏三省密院合

為一所宰執會議日至三四呂頤浩常居私閤治事人已議之其後雖建諸府而秦檜自居望仙橋私第至韓侂冑以萬壽觀使竊弄威權事多牽制自平章後三日一入堂盖亦知私第領事之為不安也方宣押赴堂之明日非入堂日分吏抱文書以俟于私第宰執始至堂無門馬者陳自强誤加何問從者答曰吏至太師府呈押文書自强始憮然以覺搖手呿口曰勿言勿言盖先是未有一日

不入堂一吏不往省者當時宰執葢創見也乃自
近歲養痾不出視為常事嘉定間數以稱疾在告
猶不過數月而五六年間威勢已成遂至決事於
房闥操權於牀笫人莫知其存亡吁四海之內能
言之類至衆也而使拱手聽命于冥漠之中其上
無人主旁無同列下無百官士民此安石京檜侂
胄之所不敢亦已甚矣今聖化更新已事固不待
論重惟舊制若此惟陛下深鑒而力持之

貼黃

秦檜私第後以為德壽宮臣不及見臣猶見韓侂胄鼎貴時以天慶觀為朝士候謁商賄之地有三五日而不得見者至於近世則道旁之菴寮實為候謁之地四明之大慈寺實為取財之媒故士稍知廉恥者決不肯造乎其間令君臣論道之初首鑒此獘若真意實德持之悠久則宗社生靈之福也

四曰復侍從舊典以求忠告國朝侍從之官自大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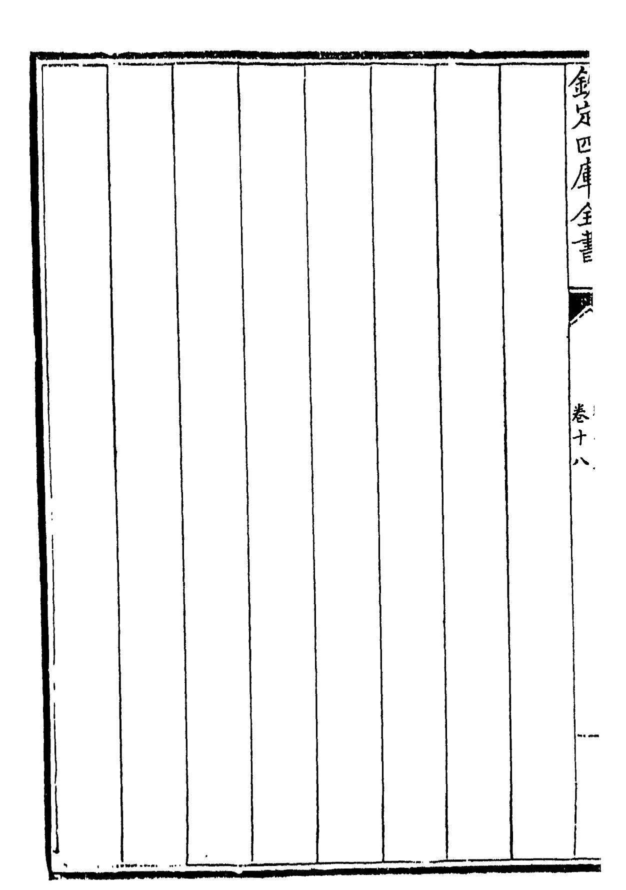
文至待制非一職也而責之論思獻納其意則同
給事中舍封駁已行之令中丞諫議以言為官此
不待論而翰林學士六曹長貳雖非言責亦未嘗
不因事獻言也熙寧詔書責從臣之不言司馬光
辭副樞亦曰侍從之臣於事無不可言是以立儲
副正宫闈議濮園爭新法辨河防論邊事莫非侍
從之臣廷辯而衆決南渡以後此風未泯也紹興
北使之来張燾晏復魏矼張九成曾開李彌遜梁

汝嘉樓炤蘇符蕭振皆以侍從爭之於是自副同簽以至郎中察院館職樞屬論奏踵至隆興乾道間如龍大淵曾覿如周必大張震龔茂良諸賢皆有論列孝皇始雖不納卒以陳俊卿一言逐之乾道用張說張栻以侍講上疏范成大以西掖封還詞頭周必大以翰苑不草答詔莫濟在後省不書錄黃至於臺諫交章爭之韓侂胄之始羅點樓鑰徐誼彭龜年林大中章頴鄧馹諸賢皆以近臣首

嬰其鋒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太府寺丞呂祖
儉下逮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凡六士及呂祖泰
等皆羣起而攻之於是宰執從官以下中外之得
罪者不下五十餘人乾淳餘澤之未泯其功蓋如
此自慶元二年以後士氣頓索習成喑啞一日侂
冑唱為開邊之議惟徐邦憲自處州召還力陳弭
兵之說朝奏暮黜臺官徐柟從而評之執政如錢
象祖繼以議論謫信州居住此皆臣所目擊臣雖

不足數亦嘗有言於二臣之先嗚呼國之大事而此三人之外更無一人言者是時上距慶元之初曾不十年而為權皞所挫銷鑠骫骳一至于此其後既降詔出師事大責重佹冑慮謗之歸已也因李壁之請令侍從臺諫三衙沿邊帥臣各以己見條具自此詔一下諸臣不容依違然後手足呈露顯然為附和之説其不謂然者乃出於人所不料之常任士氣益可想見嘉定以来號為更化不此

之監抑又甚焉至使士大夫嘲侮有謂侍從之臣無論思而有獻納獻納云者譏其以貨取也臣實恥之今大明麗天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親近之臣必不踵承陋習惟陛下明儆而開導闕



辨力行之人曷稱此選而況精

神氣貌之感發威儀文辭之著見於觀摩覊習之

間有薫陶漸漬之益此豈寡聞單見之士所能辦

此至如祖宗故事先賢出處較之六經之學已云

易知然而有一事而異載一人而多說者若無博見多識之功亦非倉卒可通乃自數十年来是官也夫人而可為陛下天資高明試就十年間所用者人人而思之必有以見其學之淺深人之邪正必知是人也平居為何人今乃在殊弼修光頤焞熹栻之選則其玩歳愒日徒為具文以誤陛下講學之功者從可知矣今陛下舍其舊而新是圖朝夕所與講誦者必極一時之選更惟博訪而明辨

之

貼黄

臣昔歲聞之道路陛下聽政之暇時以詞翰自娱夫詞翰非聖賢之學也然在今能為二漢以前詞章能知魏晉以前字法者亦無幾人况其大者乎所謂大者必知聖賢相傳者何事朝夕所講者何學自修身齊家涖朝政官分土授田建學制賦其規模制度視秦漢以来率意更張之事精粗詳略為何如既有以

見乎此矣又必審問精細明辨篤行如生乎其時立乎其位以與聖賢相周旋則持之不怠堯舜不難至也若徒分章析句為誦説詞章之資則年盛氣强猶可勉而能追其久也志不能以帥氣則志亦隨其氣而靡此最為講學之要愚臣出位僭言仰乞睿照

六曰復臺諫舊典以公黜陟國朝臺諫官之制平居未嘗相見論事不相為謀雖於長官亦無關白故臺臣論事諫官不以為然諫官論事而臺臣以不言

罷者時時有之至靖康間李光馮澥之爭猶存此意中興以来臺諫官所居别為六宅而合為一門得以隣墻往来大戾故典盖先朝臺諫所以未嘗文接者欲其各盡已見不相為謀自秦檜専政臺諫除授悉由密啓風之以彈擊執政而補其處總號臺諫職分無别故顯為朋比而人不以為異迨淳紹間雖間有一二人如胡晉臣在南榻劉光祖居殿中皆嘗排諫官而去之然舊典久湮士大夫

反相驚怪佹胄踵秦之轍如出一軌自先帝初政吳獵與劉德秀同入臺一薰一蕕命自中出人已知事勢之異重以韓氏日盛援助德秀同時善類一網打盡由是臺諫皆用私人或明示風指或迎合時意公論拂鬱朝綱紛擾先帝旋亦悔悟凡前日廢逐之人至泰禧之間而尚存者以次收用於是道學之論息而恢復之説興是時以臣所見雖曰觀望權臣而未至呈藁也有關於目前之利害

者風之内之百執事外之監司守臣不盡與聞也自佗胄之殛號曰更化而猶存舊臺諫二人黄疇若葉時旦各因其官而進之使之攻韓黨以贖過人固已疑更化之為具文其後凡除授臺諫必先期請見餉以酒肴及論事之時又以尺簡往復先繳全藁是則聽之否則易之次序官職之崇卑挨排日分之先後皃易更換率至月末風者不以為怪論者不以為恥及其後也臺諫語人必曰近来

文字皆是府第付出臣始疑之一日李知孝為臣言曰昨所論洪咨夔胡夢昱乃府第付出全文審如諸人之言則又出于呈藁之外故人謂臺諫為鷹犬之不若盖鷹犬之搏鳥獸乃其性然非以求悦于人也而臺諫狥人忘已則非性之所安何鷹犬之可擬乎今親政之初親擢臺諫一掃舊習天下莫不延頸思望太平臣願陛下篤信而力行之

貼黄

臣每見四十年間臺諫罷去或他遷之後貪汚狼籍之狀人人能言之朝廷亦明知之而其一時私意所論之事所劾之人省曹百司尚守之不移夫既鷹犬之不若而尚以其言紛更典章摧抑善類久而不復蓋害政之大者欲乞斷自聖意將四十年間輕改之事誤廢之人委官置局抽索前後奏牘從公討論速與改正其給事封駁不當及監司帥守其人不足倚仗者並合一體討論改正施行

貼黃

臣每見邸報内臺諫文字泛稱臣僚臣妄謂合照先期舊例各出臺諫姓名庶幾播之四方書之史冊善惡邪正各有所歸然後言者莫敢妄言伏乞睿照施行

七曰復制誥舊典以謹命令國朝尚倣前代制誥之選名號紛紛不可殫述大抵内制之臣自大詔令外國書許令進草之外凡冊拜之事名入面諭有

當奏禀則君臣之間更相可否旋爲增損以合舊制乘輿行幸則侍從以備顧問有請對則不隔班有奏則事用榜子關白三省密院則合用咨報而不名所以號曰内相者得與人主上下古今宣猷出令其重盖如此外制之臣分治六房掌行命令隨房當制凡事有失當得以論奏封駁每旦詣省即紫微閣下草制俟宰執出堂始得下直劉敞嘗得追封皇子公主九人詞頭當宰執將出堂之

時敞立馬却坐一揮九制夫敞非以矜能衒敏也故事百官除授未有不受告而後供職雖追命贈諡之制亦不踰日也自中興多故始有不俟受告先次供職之命因循日久習為故常大失命官之初意迨四十年来則事日益異而其大要則內制失之先外制失之後凡皆牽制于柄臣而不得施其為內制得朝廷將有除拜必擇其可以奉使者而後用之如王德謙蘇師旦節鉞之除當制之臣

皆於未兼直前先稟風指未宣鎖前先呈制草其餘制誥亦莫不然至于近歲又非前比往往兩學士各為一制或經宰相塗改取其一為宣布裁其一為答詔相承既久而人不為異此内制失之先也其為外制者既得詞頭旋營假手臣所見于泰禧者猶有五日十日之限至於近歲愆期已甚凡在邇列猶至半月兼旬而後受告外之監司帥守則有已及一考而猶帶新除者嗚呼王言惟作命

一詞之出雷厲風飛盖紀綱之攸繫而可以牽制拘攣視為文具乎雖然此猶以代言之事責之若内制之不時請對夜直宣召外制之駁正除授封還詞頭非夫藴剛大之氣負淵源之學者不能居此令亦夫人而能為之矣今聖化重新此亦更張之要者惟陛下親擢而舉行之

八曰復聽言舊典以通下情祖宗盛時受朝決事或至日午其有奏事已久餘班不能悉引則命太官

即殿廬賜食或輔臣未退亦賜食殿門食已再坐
復引餘班仁宗之初羣臣引對至十九班而未厭
其後前殿奏事不過五班仍詔辰時以前常留一
班以待御史諫官之請對者累朝相承率用此道
所謂宰輔宣召侍從論思經筵留身翰苑夜對二
史直前羣臣召歸百官轉對輪對監司帥守見辭
三館封章小臣特引臣民扣匭太學生伏闕外臣
附驛京局發馬遞鋪蓋無一日而不可對無一人

而不可言所以同人心而觀己德共天命而敕時幾也自秦韓柄國視神器如奩篋中物占吝把握惟懼人之有言雖日引二班猶多隔下每朝奏對率盡辰初號為近侍之官未嘗獲侍宴閒從容獻納欲陳已見先白閤門雖以經筵講讀之官猶先期問有無奏事二史雖聽直前亦關閤門乃敢進對其在二班之數者則又姑為具文以求茍免職事官或當輪對非以遷除為辭必以託疾在告夫

所謂修德所謂講學此古者大臣格君之要義今更相告語曰第言修德講學則號為正大實無拂於時政第攻上身則外示訐直實無忤於時宰嗚呼士氣之壞一至於此惟有太學諸生伏闕與登聞檢鼓院受書猶得以自獻而數十年間兩學之士或削籍遠竄或直決械遣或羈之嶺外或斃之途中或付之不報或中以他事由是競相懲創久鬱不伸檢鼓院雖設匭而不問幾事必詰所言又

至擅發奏御之封以審其實必不涉謗訕乃與投
進或拒之不聽則批之曰不受此何理也其幸而
得達猶必旬日以待處分若放罪之命則大喜過
望其或押回本貫其州聽讀編竄他州皆未可知
也今陛下親政之初導人使諫乃當務之至急者
乞斷自聖意檢舉而施行之

貼黄

臣竊見集議之制所以合衆智盡下情自周漢以来

最為良法乃自近歲禀聽宰相風指立為一說衣冠
雖集于臺省而未聞反覆辨論更相是非卒是決于
一夫之手使吏鉗紙書名而去此一當復還舊典以
一洗具文之陋伏乞睿照
九曰復三衙舊典以强本朝國朝三衙之制自藝祖
開基監觀前代擇腹心之臣以掌禁旅為數凡十
餘萬所以强幹弱支藩王室重京師之要道也中
葉以降習為驕惰至崇觀而滋甚高俅以恩被遇

則紀律盡廢僅存三萬人靖康之禍京師削弱外
寇憑陵蓋基于此中興以来首監前轍既嚴其選
又謹所操雖艱難多故之時而辛企宗王瑗之驕
蹇不廢典刑孝宗初殿帥王琪奉使兩淮薦和州
教授劉甄夫孝宗將召之劉珙王炎時在樞府呼
吏作頭引追至都堂責勵狀既而瞯知琪在淮上
矯制修城宰相陳俊卿必欲寘之死帝雖全宥琪
竟坐此黜罷乃知先朝之待三衙其嚴如此韓侂

胄未遇卒從吴曦假貸或又因之以進假殿帥以酬私恩曦請將西師侂胄不敢違既又以郭倪郭果繼之無非庸駿之人嘉定以來所當盡鑒其弊而或以資淺望輕或以受恩深厚者為之夏震倚之以濟國事猶可言也彭輅遣劉琸以故相生日之餽入都會相以母憂去琸敏于轉移易為賻贈弔問既速賻贈亦厚琸又矯詞直謂輅遣令聽役受事於是步隨故相往来山中供土木之功輅之

領巖衛琸之為將帥實基於此至於用僨軍之馮柟則物論莫不驚怪蓋奴才又下于輅但能刻剝將士以供苞苴歲時餽獻各有常知有氷山可倚耳不恤其他鬱攸事虐皇皇乎宰相私第之是救雖宗廟朝廷慭乎其不恤也大抵慶元以来之所用皆報私恩固權勢嘉定以来之所用皆以供厮役征賄賂甚失祖宗居重御輕之意今聖化更新必已用當其才更惟謹之重之

貼黃

臣近見邸報馮𢙍靖州安置𢙍得罪於宗廟不肆之市朝不籍其貲産已為佚罰若靖州者雖曰陋邦實號樂土且靖之字義為謀為治有自靖自獻之意臣謂如𢙍者當投之廣南遠惡之地不當以汙此土伏乞睿照

十曰復制閫舊典以黜私意國初首創唐末五代之弊以牧守易藩鎮以詩書易干戈百年之間雖閫

有疆埸之虞而絶無蕭墻之患則以國勢雖弱而民心不揺盖聖祖神宗立綱常厚倫理以端本澄源于上先正大老别賢佞明義利以植經陳紀於下不聚斂以撥根本不黷武以啓戎姦立國之規若此其形雖弱其本則强然而為柄臣者窺見罅隙必挾和戰二字以為招權固位之計王安石得政首以富國强兵自任於是置旁通簿以悦上意分三司使權以歸朝廷府庫既充遣其醜類南征

西伐勞人費財以奉空虛之地張皇捷音掩匿敗報以欺人主卒之喪師失律震驚乘輿章惇蔡京王黼童貫循襲故智結怨西北卒之棄信背盟以開大難渡江航海久而後定秦檜身履其事則又乘高皇厭兵兩宫念歸則又割地奉讐為邀挾國家之良圖十有八年之間操持人主芟夷善類得以全軀于牖下韓侂胄既盜威柄出入禁中自恭淑皇后上仙慮其不能以久則又為開邊之說以

自固連年遣使率以同已者為之皆謂金韃相持遺黎內附若乘機進取可以盡復故疆盛夏興師僅至符離二將以田俊邁啗敵而返侂胄乃欲斂兵遣使則已不可得迨郭倬擾首郭倪離心皇甫斌李奕李爽敗衂相繼吳曦畏死附讐為亂乃速議講解則萬里邊面莽為丘墟而侂胄不能以保首領矣史彌遠密贊先帝正侂胄開邊之罪而代其位其說不得不出于和然而中原潰裂和未能

久而山東河北關陜之人歸疆請吏無歲無之其在襄陽蜀口者號曰約回而實殺之惟山東之民蜂屯蟻聚勢不可却於是不得已而納之納之則當思以處之顧乃聽其自為去来於我土地聽其恣行剽刼於我疆陲遣鄭損制閫而李全却之改畀諸國全又殺之乃使徐晞稷姚翀諸人逢迎而奉事之至於甚不可忍然後遣劉琸圖之圖之不得而釁隙日開至于鹽城之難可謂極矣故相尚

欲掩過調護或咎其昏闇或譏其畏怯臣以西事觀之則不過為固位計耳自董居誼帥蜀專倚王大才守護西邊大才重賂北帥而大言於中朝外闇保無邊患一旦敵乗虛深入大才憂懼而死居誼倉皇度劒尚守密院風指顯然下令有不得追襲過界之文於是彼可以攻我而我不可以襲彼外三關既失藩籬決壞外訌内猘不得已而用安丙崔與之雖或死或病皆不得久然二人固非謟

事宰相者也會鄭損李全所不欲乃敢命帥蜀諭令降附棄險要戲地數百里以圖茍安周如淵固守其說敵將達齊輩已縱騎焚掠出没吾地而北使蘸巴爾罕方以議和留興趙原我使王良能李大舉方以報聘詣鳳翔府制司方以牛羊犒師督興元帥人心既憤韃騎横行十七州生靈死者不知其幾千萬賴天心悔禍彼自引去人莫不咎如淵之闇而不知彌逺實使之嗚呼推董居誼鄭損諸

人所以蔽蒙掩遏於西邊之意則三邊之事葢可類推而彌遠恐失之心路人所共知矣今皇明洞照固已不待臣言更惟陛下深明禍本而豫圖之

貼黄

自故相鉗制中外事無大小或用私事或用申狀惟不得奏聞故四方成敗無由上達許奕嘗奏封事張方嘗上封章皆被臺諫論列如此等類尚多有之欲乞睿旨今後事關邊防及四方水旱盜賊許令監司

帥守皆得論奏徑達聖聰以防壅蔽海内幸甚

右件十事臣既先引舊典次陳時弊為陛下一熟數於前而臣之意猶有未盡者請終言之臣每惟國朝極盛之時莫過于元祐曩者陛下即位之初臣嘗以元祐元年一時人物之盛為陛下言之是時宰相則司馬光文彥博吕公著政府則吕大防韓維劉摯范純仁臺諫則蘇轍孫覺梁燾范祖禹鮮于侁朱光庭傅堯俞吕陶翰苑則蘇軾詞掖則范百祿曾肇劉攽蘇轍經筵講讀官

則傳堯俞韓維范祖禹趙彥若説書則程頤以元年例之葢二年以後大抵皆然臣不復悉數臣開陳至此陛下玉音宣諭云元祐人才如此臣思面奏此今日用人之法葢因用一司馬光為相便有如許人才引類而至且未問其他只如蘇軾在翰苑程頤在經筵如此等類斷斷不可易陛下再三頷之臣謂陛下聞之必以此為求才之準的矣而大臣不能將順聖意類多私昵之人無一滿人意者臣不復一一枚舉以陳陛下試取即位

以来親近之臣視其官以量其才自司馬以下人人而比之其強弱才否之相當者有幾則亦可以推見用事之臣不以光之所以事君者事君其為侮慢不敬莫甚焉

貼黄

本朝之治以哲宗皇帝元祐為稱首然始初清明不過數年調停之說入已非前日之元祐至九年而前功盡廢矣徽宗皇帝之初登用羣賢如任伯雨陳瓘

龔夬鄒浩江公望等凡十有三人列之要路以伯雨一人而半年之間論事一百八疏餘人可知元凶鉅惡如章惇蔡卞諸人悉疏其惡而竄徙之天下以為小仁宗此㣲宗初志也自鄧洵武愛莫助之之圖進曾不一年召蔡京為相盡反前事旦異晡改以極于亂嘉定號為更化然自元年十月以後召用之人才未盡至故相以憂去臺諫處賢者之皆至則故相不得奪情也於是掃除異論示明意嚮故諸賢有至近

纖而反者陛下初政之美亦僅及半年而變天下之理茍非本以純忱而徒為具文虛美之尚未有能久者此皆今日之所當鑒伏乞睿照

雖然臣於此有不能自已於言者更為陛下索陳之且

哲宗皇帝自元豐八年之春至元祐九年之夏改元紹聖凡靜觀十年而後親政臣前所舉元祐人才之盛其實宣仁聖烈皇后之為也其自改元而後則反不逮前是時范祖禹固嘗有言曰方今親政乃宋室隆替之本

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臣嘗即是言以求之嗚呼祖禹其神於知幾者乎紹聖親政之後首相章惇繼以李清臣鄧温伯蔡卞曾布登二府而司馬光呂公著以下諸賢世所謂君子也死者追責生者貶竄明年而貽懷皇后自美人進封婕妤又明年而隆祐皇后自宫中退居瑶華於是熙豐之政事盡復元祐之黨人皆黜是非易位紛紛累年卒啓神州陸沈之

禍自今考其致禍之因則實基於宮闈之不正方元祐極盛之日昭懐以色被遇然以宣仁臨之於上衆君子持之於下未敢肆也開封求乳媼之事正論譁然攻之羣賢何所利於此不過為掐廟正本原固主命之計而不此之察内懐不平一旦親臨萬幾邪臣遂得乗隙以肆其狂噬之毒焰宮闈主之而前日正人端士六七年間無一存者乃知入無法家拂士獨居乎宮庭屋漏之間實為治亂安危之候祖禹之言誠有以見乎此矣方

今宫掖事秘臣在萬里外無由知之第以紹聖親政觀之誠見夫古今治亂未有不由於家道之正否況陛下外庭行易月之制宫中服三年之喪以喪制未除必非酣酒娱色之時然臣之過憂將恐深居穆清獨攬威柄君臣勢隔中外情疎脫有憑怙恩寵揣摸意嚮假託聲勢者陛下焉得而察之除喪之後便嬖使令之人狎習褻侍所憂又不止於今日夫權不移於大臣固宗社之幸萬一移於宫掖移於閹寺移於嬖幸移於姻戚則當

是時也反不若權在大臣之猶出於一也更願陛下反覆究圖毋使紹聖之易治為亂見於他日建中靖國之棄賢用姦見於目前以隳十年静養之功以孤四海聽詔之望實社稷靈長之幸臣干冒天威下情無任震懼俟譴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黄

往歲臣嘗以狂瞽野言告於陛下不謂諸臣繼亦有言凡皆出于愛君憂國之同然非可以强合者而當

時言者朱端常莫澤李知孝梁成大諸人乃以此間
君臣之合疏骨肉之親臣雖獨遭重譴不復自辨以
蓋當世之士臣今幸而生返尚不知懲創欲為陛下
終言之又慮人心所同一開其端言者不已益重臣
過故臣不敢復言惟望陛下撿照前後臣僚文字斷
自聖心凡敢於忤權臣而納君於無過者此忠於事
陛下者也凡巧於事權臣而不以仁義告君者此不
忠于陛下者也如知忠於事陛下而取譴逐者為是

則當思其言而行之知巧于事權臣而苟富貴者為非則當咎其言而反之伏乞睿照

貼黄

臣既書此奏未遣行間伏聞四川制置已除趙彥呐於興元置司兼聞利路郡守已有堂差者臣契勘利州一路前年殘破之郡潰軍出沒殘寇往来城郭人民十無一二雖隸王土徒存郡名竊意外有司不盡以聞陛下誤謂邊郡悉已安堵如故以致前項除授

一如平世故守臣尚拘資格制帥乃處極邊多事之時疑不若此兼照舊授鉞制閫所當專屬若分職授任委寄不專必多牵制有妨緩急況進退人才之權而操於副司亦非事體所宜欲乞聖慈更諭大臣申加裁度施行

鶴山集卷十八

鶴山集卷十九

宋 魏了翁 撰

奏議

被名除授禮部尚書内引奏事第一劄

臣猥以不佞自先帝龍飛親擢四十年間五叨聘名雖或去或就時義各異而其間最相似者佹冑既殛臣首被特詔彌遠既終臣又膺嚴詔深惟兩朝不凡之遇感深至泣所當倍道疾趨恪共明命乃再辭而後入非敢

緩也方嘉定號為更化取其嘗忤權要者以次收用江浙閩越之彦未數月而集惟蜀士之名者五人乃以道遠未至則背秋涉冬事體已與前異於是楊輔除金陵劉光祖除襄陽皆自近畿而返范子長畀節不得入對趙大全雖承奉常旋遭論罷臣卒以固辭得請移守廣漢方改元更始之初海内拭目以觀太平豈謂一韓方斃又生一韓臣嘗身履其事者私自惟念臣實何人而常居更化召用之選故多憂易怖欲進還卻踰年而後

造闕者猶未免以嘉定疑端平也今得諸道路則所見
之事固已不逮所聞嗚呼何治之日果不足以勝亂之
時耶恭惟皇帝陛下以賢聖仁孝之夙著無心而得天
下以艱難險阻之備嘗小心以保天下凡古今治亂之
變固已周知熟察而背芒於霍光髮立於徳裕韜光晦
迹以行其所愧彌逺不恤也陛下有堯舜之資而彌逺
事之以漢魏叔季之主而操懿自為耳操專國二十五
年以授其子丕司馬懿專國二十五年以授其子師昭

及其孫炎今彌遠竊權之年視操懿又過之雖以二子庸劣無丕炎之黠未有以濟其無君之謀而凶類惡醜根株牽連獮薙弗蠲遺孽餘毒必復滋蔓則將有甚於操懿者陛下或操大柄雷霆之威日月之光披聾登瞽聲焰震灼近自杭婺常潤遠至閩廣巴蜀凡為權臣所厄者皆以收拾無遺雖臣獨被重譴之餘亦得以玷招來之末矣臣雖不能為時損益然再辭不獲命則亦昧於一來尚幾拭目新化之成而得諸道路咸謂汴洛之

師委寇資敵惠廣之寇跨州連城韃使求和虛實未保北人内附情偽難明今日而徐邳諸郡覆軍明日而建寧郡卒作亂葢可怖可愕之事時時有之至于禁旅不静公私闔戸井邑罷肆不圖輦轂之下而亦有此於是道謗市議者率謂羣賢日至正論日聞而事變乃爾莫不歸咎儒生徒能誦說經義而於君德於國政絕未見絲毫之益雖館職試言學校上書亦例疑經術為空虛無用之具夫道謗市議小人之無識不足問也而學自孔

氏者亦加嫚侮嗚呼是未知諸賢之心也詩曰靡哲不愚言如愚人之混俗而茍容也又曰善人載尸言如祭尸之不言而坐食也若以是責諸賢雖亦有詞是豈知權奸擅國之久無一不壞譬諸衣敝而生蟣虱木蠹而長蜉蟻補紉培養此豈一旦夕之功而乃遽以四十年積壞之事責衆君子於朞月之間亦爲不知務矣而況正論雖日聞而實未盡行賢才雖日至而實非信任豈誠諸賢之過而必爲是歸咎之説者此小人之情狀殆

未可測也臣來自下土不知事體第以累朝之事明之竊意今日之事必有乘間伺隙之人潛伏於冥冥之中而人不察焉且元祐之治僅四年而浸改又四年而改紹聖者安石餘黨搖之也建中靖國之治未半年而遽變又半年而改崇寧者京卞之餘黨移之也檜死之後暫正而遽已者檜之黨如該如卨如思退諸人蟠結如故也侂胄死而更化為具文者彌遠彌堅固由宮妾以進一時達官皆同類也今彌遠既斃天開平治之基所宜

懲創紹聖崇寧之失堅凝元祐建中之治則豈惟壽國家元氣之脉亦可以杜姦人窺伺之端而朝廷之上牵于係累之私遲回顧畏以生禍隙遂使朋姦罔上之徒旁緣事變之來譏笑善類將以為援引權黨撼搖國家之地至煩陛下慨然于舊𨾏之思且漢文帝拊髀而歎無頗牧唐穆宗當饋而歎無蕭曹夫無頗牧蕭曹是誠可歎也今何至乏才如是而陛下直以漢文唐穆之歎用之凶狡貪墨之人萬一聞之四方則於聖哲知人之

鑒亦不為無玷矣而况觀人之法亦視其所主若所主
者寺人瘠環是亦瘠環之類也豈有以進不以正而可
以當大事乎陛下方為權臣所操而不得伸者十年萬
一信任匪人又為所操有如晁錯所謂日損一日歲亡
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究于天下者不知天下後世以
陛下為何如主也臣被命于改元之後綴名于衆正之
列亦冀聖德日新治效日隆脫四十年韓史濁亂之厄
而自附于慶歷元祐之臣則臣之願也而豈欲為咈心

逆耳之言以貽陛下之厭憚誠見陛下以上智之資開
升平之運天下望治者一年有半而謂小人才於君子
謂君子不才於小人夫才云者能為善之稱也故齊聖
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則謂之才掩義隱
賊毀信廢忠傲狠明德侵欲崇侈則謂之不才程頤嘗
言才禀于氣氣有清濁禀其清者為賢禀其濁者為愚
蓋古人以德行為才本乎情性之正而有以充之此君
子之才也後世凶暴為才狃乎氣質之偏順而長之此

小人之才也君子之才可以開物成務小人之才至於敗國喪身幾微之間安可不察今陛下以委任之才而稈然有感使出于一時之忿懥而不得其正則忿懥之平也猶可以反諸正若遂執此見以爲觀人之法使此曹得志則必引其儕類以紛亂衆事如吕惠卿之覆王安石蔡京之逐韓忠彦雖於受知受舉之地且不暇恤而何有于同列於是時也賢者必相攜持而去凡粗有知識者亦皆凛凛乎有危亡之憂矣乃者侍從臺諫閒

無一言僅有給舍論列亦未有所施行乃因其自陳而姑聽之愛護存全若將有待誠恐宿根未剪一旦發見則必如章惇蔡京始言恤公論而強從終必逐諸賢而復用臣竊有深憂焉今陛下並建二相必將進退人物一新中外之觀聽此正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天下國家安危之候天命人心去留之日臣願亟軫宸慮與二三大臣察人心邪正之實推世變倚伏之機必知執銜之易于移人心惟公論之不可不恤念忠忱謹實者雖無

目前速致之可見而決無反覆難信之憂凶狡貪墨者雖有一時逢迎之可悦決有包藏不測之患書曰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惟陛下思患而豫防焉臣以譴逐之餘誠不自意再望清光惓惓憂國之忠裝懷積想將為陛下歷歷言之獨念進退人物乃治忽安危之機用敢不避狂僭輙以是為羣言之首雖攘臂當虎為士所笑然懲羮吹虀臣實恥之惟陛下幸赦其愚

第二劄

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内訌外𥨸何其數數然也湖變甫定楚禍繼之歷五六師而後定湖之南江之西浙之東閩之北赤子弄兵所過郡縣幾無噍類而湖台之水都城之火尤駭聽聞至韃人入蜀潰卒乘之所傷殘者幾二十餘郡延及房均安黄襄鄧之境皆為寇區壘此數端民之死于兵死于災者不知幾十萬也然尚有可諉者曰債帥貪吏有以致之而權臣實囊橐之也陛下親攬萬幾登庸一相招賢之詔旁午于道路苞苴之饋

不至于都門臺諫無供檢之譏給舍舉封還之職薦舉
不移于權要官師得盡于箴規方勉強而行之也雖唐
之相楊綰人慕其清德減騶徹樂不是過也而内訌外
猘猶或未免至重貽九重宵旰之憂陛下亦嘗思其故
乎易之彖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蓋守之以乾之剛健
行之以艮之篤實則輝光著見日新而無窮也守之不
以剛健行之不以篤實鋭進而旋怠也遠怨而速已也
暫假而旋歸也易盈而靡竟也於是病根蠧本疏剔勿

盡使乘隙抵虛之人得以旁蹊曲徑變亂是非雖小人變態百出難于關防亦以廟堂之上本無剛健篤實之功徒有包容調護之意元氣既弱外邪乘之亦其所也臣請為陛下先陳故相之失則知是弊也雖能更之於暫而不能持之以久今何可不思所以速圖之且留身止于宰相堂帖或用空頭宣押不及報政此一失也閫外之事必從中覆四方有敗無使上知此一失也輕納歸附而竭府藏以事之輕信和好而弛邊備以待之此

一失也南牙羣臣或諂事數文東閤郎君亦與聞大政此一失也用一不肖必與賢者同升私一親故必與公選並命此一失也廷臣自爲議論無與乎施行朝廷自爲政事無關乎議論此一失也資望之當用者則彼不我德資淺望輕而驟拔之則恩必歸己此一失也以賢否兼容爲建極以緘默尸位爲靖共以凶狡貪暴爲有才以不恤公論爲任怨此一失也今自親政以後雖欲立創前弊然以耳濡目染之久習聞前事例謂當然而

不知其非遂使小人得以輕量大臣啓釁兆亂夫小人
嗜進而無恥喜事而幸隙固也然使廟堂之上法度修
明紀綱峻整彼雖頑戾必且革心一有不然則乘之者
至矣此不可以專咎小人亦當反其在我臣嘗于易之
夬而深有感焉夫以五陽決一陰勢之至順者也而聖人
獨于九三曰君子夬夬九五曰莧陸夬夬重言夬夬言
決之又決也而獨於此二爻言之者蓋初九二四之陽
與陰非同類也故決之而無所疑上而九五之君則比

于陰下而九三之臣則應于陰既比與應而一旦決之此人情之所難今陛下並命二賢置諸左右則恩怨有所分矣正當除惡務本去疾莫如盡之時萬一遲回顧畏是無時而可為也唐德宗強明自任恥屈正論猶能以盜發都邑命陸贄為書詔痛自咎悔能使武夫悍卒無不感動流涕而陛下十年間信用權凶之誤曾未有一言引咎自責因循玩愒舊失猶存臣竊惑之臣愚妄謂陛下所宜内事手書及今命相之始取二年間事之

刓忍而未决施行而未盡習熟而不以爲怪者深自咎責再與之吏始又冀聖慮略採臣去歲所上封章復三省之制重六卿之職大事必宰輔叶謀小事則六卿專達不惟救宰臣獨運之弊抑以絶都司招權之端二府不時宣押毋循獨對之觀都堂會議僉决毋踵先行之陋都司所以學爲宰相必選曾歷監司帥守之人庶才優劣山川險易及錢穀甲兵咸所身歷毋襲專用新進之弊凡在侍從皆得以敷陳已見不時專達經筵開

陳臺諫論列庶僚轉對輪對自如舊制之外凡遇朝廷大事邊塲警報亦聽庶僚不時請對或得封章扣匭皆當明儆有位示以實意毋襲近世具文之陋而其大要則又在陛下清心省欲閑家必始于后宫出令必防于私昵親宦官女子之時少親儒臣古訓之時多不撓于近習之言不牽于係累之私凡此皆當著以自咎之言示以必行之意使天下改視易聽即王言以信王心而陛下于既言之後益當以剛健篤實始終力行之則日

積月累尚可以圖當世之安也昔人謂天下事豈堪再壞故臣于今日之事重有隱憂惟陛下留神深省宗社幸甚取進止

第三劄

臣嘗從師友講學每謂治國之本始于正君嘗儲神蓄思將為陛下力陳修身齊家之要既至近畿則所聞日異恐或者指陳為濶於事情又不然謂臣為專攻上身故臣先為陛下據時事之迫切者而言之然而本原之

論則何可以終無一言也臣每惟後世之治與古絶異古之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如履虎尾如蹈春氷如恫瘝乃身是故師氏司朝僕臣正位太史奉諱工師誦詩御瞽幾聲巫史後先卜筮左右人主無一時可縱弛也虞賓在位三恪助祭夏士在庭殷士在廟髦民在甸夷隸在門人主無一事不戒懼也蟲飛而會盈日出而視朝朝退而路寢聽政日中而考政夕而糾虔天刑日入而潔奉粢盛然後即安人主無一刻可暇逸也后妃

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女使授環彤管記過人
主無一息可肆欲也夫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而
自朝至莫兢兢業業居内之日常少居外之時常多蓋
所以養壽命之源保身以保民也豈惟可以保民雖子
孫千億亦自此始自秦人蕩滅古制為人上者深居穆
清而受事于婦寺出令于房闥四方文書非暬御之臣
不得上聞千數百年以來相尋一轍於是官員外戚女
寵嬖幸代操政柄人主僅擁虚器以寄于民上其接士

大夫不過視朝數刻之外凡以傷生伐性者畢陳於前豈惟湮政事之原抑以傷壽命之本身不得康嗣不得蕃凡以是耳陛下以聖智之資而為權臣所操者十年幾無以自白于斯世今幸居可為之時外而百官有司奔走効職内而妃嬪嬙御便嬖取憐自淺中者視之必曰今乃知為皇帝之貴也今天下太平宜及時為樂也而臣以古今禍亂之事觀之則陛下雖曰勢重形佚其實巍然孤立于至難至危之地而不自覺也陛下試思

夫獨居深宮之中可託之以心腹者誰歟當此事變遝來之時可以繫天下之望者誰歟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此六者守邦之要道也而其要則又在於宗子宗子者傳謂王之適子也無適子以為之城則王之獨居何恃而不畏乎故繼之曰無俾城壞無獨斯畏陛下誠能長慮及此則人君孤立之勢亦可以自覺矣傳曰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

考之福此言希御幸以嗇精神則可以永壽命而蕃嗣續臣嘗記魏史明帝𠑽于內寵廷尉高柔上疏以為嬪妃過數聖嗣不昌宜妙選淑媛以備內官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為寶則螽斯之美可致如魏明者雖不足為聖時道而柔之言實保身蕃嗣之要故臣願陛下念天命之不易思王業之惟艱必也居內之時常少居外之日常多親賢而遠色則思慮精明清心而寡欲則體力堅實無姦聲亂色則血氣循軌無滛

樂遷禮則精神內守豈非保壽命之道是乃致嗣續之原臣之所憂甚于漆室之女故忘其愚僭者若此若夫韓琦言於仁祖所謂建學內中擇宗室之謹厚好學者升入內學冀得親賢以屬大事是說也亦宜早入聖慮博訪而豫定焉惓惓之忠退俟斧鑕

第四劄

臣昔事先帝正韓侂胄謀動干戈以固權位之時臣以博士召對玉堂嘗言金雖病韃然地廣形彊未易猝圖

惟當急於内修緩於外攘以俟可為之時是時歲在乙丑邊未有隙也而舉朝附和者皆欲收卞莊刺虎之功距今葢三十餘年使於是時也修紀綱明政刑儲人才養民力練軍實則必月異而歲不同正有以赴今日金亡之機會矣而盛夏出師所向不利亟納韓元靚與之議和手足呈露史彌遠因之以攘其位然二十五六年間竭天下之力僅為淫妾騃子驕侈之資僅供債帥貪吏漁奪之計頼陛下因其自斃厲精更始覲聽肇新而

積垢方深非一朝一夕所能洒濯遇此百年所無之機縛手無策而二三師臣乃欲以四十年濁亂之天下圖前人未集之功於指呼叱咤之間或欲和戎以歸境土或欲與師以撼關河陛下與大臣皆勇于聽從逮喪師以來追咎既往之言固已日聞于廟堂然而未有能深切著明者臣請更為陛下一一深言之其一和好不可恃且王檝以小使入見虛嚇恫疑本無足信而三京退師之餘朝廷懲創太甚撤去關防待之過優區區夷隸

豈知本朝所以待亡金之禮乃執例冊妄有需求此殆我之賊臣教之也且南渡通和使人往來必自盱眙儀真黄天蕩至鎮江歷松江望大湖入小河裏河以至北關豈有自襄荊順流直下京口沿途容與玩習長江之險又留京師月餘往返京口凡七閱月使得習閩吾事今又盤旋黄州恣索軍需如獺革水銀漆髪等物誅求罄竭徧及諸郡此又豈彼之威令能如此哉彼性貪惏視信義為何等物大抵和亦來不和亦來以目前言之

不和而來其害小葢和議不成上下戒懼往往有以待之既和而來則其害大若一和之後衆志沮矣邊備弛矣彼以繼好之名來吾方奉承之不暇而患伏于所忽變生于不料其禍可勝言哉況檝之來也在范葵未出師之前今既戰之後豈可猶信前約而不思其反也或曰朝廷既以禮待檝又為之遣報使盟誓未寒彼惡敢扳比以海州棄師嘗使孟珙言之王檝檝言之布展各守信義毋動干戈彼嘗退聽若自今脫有緩急以是弭

兵則亦可以保目前之安然而以臣愚見使其姑示小
信以怠我師此正韃人之狡謀及一旦長驅深入則寧
恤一王檝而況檝雖進妹于韃酋而實與韃之用事者
曰耶律楚才曰鈕祜禄重山方為仇怨安知不以鄙食其
而處王檝此不可不察也其一北軍不可恃臣聞之道
路三邊之地彼此雜居號為中原遺黎者猶能道政宣
間事以為藉口而其間北土種類包禍蓄亂者不可勝
數如襄陽軍屯數年前正軍猶是四萬餘人而北軍三

寨之在城外者不及二千已有難制之憂今正軍日闕北軍已增近二萬賓主不敵識者寒心李藏器一軍令春以來謀害管軍制司遣人涖其衆方命專殺軍將被害者五六十人幸而急戮范青改命全而分其軍得以粗息又聞淮東招納泛濫只如夏全叛金歸我劉琸豢之不啻骨肉琸受命圖逆楊而全乃通楊叛琸山陽之民積骸如山琸幾不免既而又歸金又歸韃今為韃扺我彭城環我朐山凶焰方伸忽以七百家投降以反覆

多詐之人而寘之肘腋之間此至險至危事也國用安久為我用一旦引我師以就死地者不知其幾彭城之破南軍無一人得脫者繼又聞胡義挺身内附幸而卻之夫兵威所加凶醜讋服則有之矣今敗于彭城而夏全降敗于朐山而胡義降此豈人情也哉如聞韃人西有回鶻之變東有萬奴之擾韃之所以未暇南牧者特以此秋高之後其勢必來吾之士馬才力方耗于三京敗衂之餘而北人之在吾地者其勢必起而應之如

近日邳徐宿亳之陷皆北人從中突起倒戈獻城此事
昭然可監而况揚為淮東衝要襄為湖北屏翰今降附
之人居其大半豈特可為凛凛真可為痛哭流涕也其
一軍實不可恃盖自近歲分閫于外者或以貪暴或以
猜忌或以商販軍政之不修久矣兩淮民兵見謂驍捷
然輕進易退不足以當堅刃之鐵騎淮西精甲數萬自
去歲東附龍門兩敗所失盖萬五千而他州陷没者猶
不計江上諸軍稍堪行陳者制司併其器械舟船擿取

以去今得還與否皆未可知而軍分不明尤為可慮如騎司戎司之軍皆非舊來屯戍之地將不知兵兵不習險緩急不可倚仗荆襄所恃保捷一軍十餘年來頗已凋落雖有新招鎮北二萬人其如南軍殆如氷炭荆鄂舊軍二萬餘人粗若可用然僅存者六七千人雖有外五軍亦不滿數千蜀中諸軍舊管九萬八千馬二萬嘉定覈實裁為八萬二千馬八千則氣勢已不逮昔矣近者更加覈實官軍纔六萬餘人忠義萬五千而其間

老弱虛籍者又未可計是以五六萬人當二千七百里之邊面衆寡強弱比無難見夫外之所恃以為固者既空虛若此異時江淮有警或出禁旅以為聲援今也殿步二司久為庸奴所壞平居則冒虛籍有急則驅市人江北江西之行所至輒敗況自近歲馭失其道賞罰無章中外之軍往往相謂戰不如潰功不如過風聲相挻小則浮言誶語以扇其類大則擁衆稱兵以凌其上而欲恃此以為守臣知其不可也其一財用不足恃蓋自

有賄賂公行牧守監司斂百獻十民力凋耗今雖禁戢苞苴而貪吏固未盡除重以楮幣泛濫錢荒物貴極于近歲人情疑惑市井蕭條禁帑出黄白金四千餘萬緡併銷兩界此非常之賜也然徒傷公私之財而無救于楮幣之濫重以江淮失軍棄糧之後中外空虚公私赤立於是權宜一切之斂如裁半減俸科鬻僧牒之類雖有傷事體者亦不暇顧恤矣襄峴營耕奪民間耕熟之田者居半陳仍十年之間無非所積然侵移貿易已非

一日壬辰之春韃未涉境自城以外一燬而盡茲不可考城中尚有餘糧乃為主者博易珠金銅鏹之資夫運糧草之供牛皮筋角之需器甲衣襖之用無非倚辦于兩路之民官司文移非擄舟則籍馬非奪牛則科夫民之憔悴至此極矣蜀自董居誼喪師蹙國鄭損棄五州並邊膏腴之地人莫敢耕每歲官失就糴之糧七八十萬斛四大軍歲給糧百五十萬斛其水運者裁三之一自紹定五年以後官既失糴而闗之内外七十餘倉皆

為灰燼所謂百萬斛者既無從出所仰給者惟一分水運耳幾何不乏於供乎而况楮賤物貴商販不行二千里泝流勢難責以時至略計總數一歲之入大抵不至二千萬而所出幾五千萬則蜀計之可憂者又如此夫和好既不可恃我軍與北軍又不可恃吾之財力又無一可恃不知陛下宵旰之慮亦嘗一及此乎第見今日而遣使朝陵明日而命將拓境又明日而重幣以賂彼意所欲為風馳電奔迅不可禦或者羣臣一口附和未

有以中外空乏之狀聞諸陛下者乎况其大者無儲養人才之素誠使遠人畏義異類革心軍政修明公私兼裕猶慮人才難得無與共事况於無一可恃者乎古人興事建功必先積思廣益豈有言脱諸口必使人同聲併談而莫予違也此風一成而依阿者得志正直者屏遠尤非國家之福惟陛下亟圖之取進止

貼黄

臣自江淮以來訪諸道路咸以淮東為憂然淮

東尚幸有險可守非上流比新舊戰艦猶有千艘可用可守之邊止是招信淮安兩城而兩城具粗備糧道亦便又各有旬歲之儲若得二萬人守之而泗州漣水為之外堡敵人雖來未容遽渡也其降附之人則徙之新復州郡俾自為守似為兩得今必舍可守之二城而招之不可信之降附將為比死一洒之計中外之人咸所未諭願陛下與大臣早圖之

第五劄

臣聞賞以勸善罰以懲惡此古今之通義也然世固有賞行而人不知勸罰用而人不知懲者且後魏羽林之變胡后不能討而大赦以安之李唐涇卒之變德宗不能討而播遷以避之人孰不咎兩朝之失政而使高歡結客李懷光襲迹以基危亂豈知國勢積弱人情久玩而欲一旦以法繩之急則生變緩則啓寇蓋無一而可也乃者禁衛之變幾為後魏李唐之失政幸而收之桑

揄猶可暫弭目前之憂然而乘輿所在卒遇震擾環視四顧遠郊近甸一無可恃而徒恃區區賞罰以長保其無他臣恐賞罰有時而窮若不及今追推舊制思所以相維相制之道固未可恃以為安也臣竊攷三衙之制蓋自高宗皇帝首值苗傅之變繼罹張寶之亂每病禁衛單弱命三衙增修軍政其後又以諸將步騎分隷三衙至孝宗皇帝修明稱足又為護聖一軍以寓陰相維制之意馬步之數通一萬四千七百有奇俾蜀帥選西兵

之驍鋭者發至在所以充其數其慮葢甚逺也馬司暫移建康識者已謂不然其殿步二司之卒時遣戍淮以勞苦之然不過維揚天長六合而已及時而往及時而代不欲以虚宿衛以事邊陲此正周人鄉遂之卒惟以衛王室不以逺屯戍而詩人所謂予王爪牙胡轉予恤凡以强本也至韓侂冑開邊始用殿帥郭倪馬帥李汝翼發三衙禁旅與江淮之師有事于宿泗十餘年驕惰之卒乍罹暑潦怨嗟載道故僅至符離退保蘄縣縛

田俊邁以遺虜而全軍宵遁雖將庸卒懦本無可用然以守禦王居之人而使之長征遠戍則自此始乃至近世習為故常戰者不得返戍者不得更凡邊頭雜役雖殿步二司不得免甚至奪騎司之馬以授北人而驅騎卒以事之執鞭刈草晝夜勞苦夫三衙所以扈衛乘輿也今或荷戈於境外或執役於降將揆諸事體誠為倒置不寧惟是凡江上諸軍皆非阜陵分隸之舊騎司之軍昔戍于滁濠定遠也今移之浮光建康戎司昔

戍于安豐廬和也今移之泗水京口戎司昔戍于真揚通泰高郵盱眙瓜洲塩城諸處也今置之新復諸郡池州戎司昔戍于舒蘄巢縣也今置之淮東許浦諸處水軍昔處之近輔所以拱衛行都也今徙之東海自餘荆鄂四川軍人大抵皆非舊戍且將不知士士不識將舍所素習之山川而投之未諳之水土此固兵家之所忌况于舍王居而事疆埸舍舊戍而事新疆此于體統之輕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不然矣而士大夫恬不以為

怪閫禁衛之亂則苐能追咎揀汰之激變復譏賞罰之
不明閫徐邳宿亳之敗則苐能追咎諸帥之輕舉復譏
和好之難恃然以臣愚見咎者譏者皆是也而未得弭
變之說臣嘗妄謂苗傅劉正彦之變恃有劉光世韓世
忠諸屯列于上流故二凶雖狂愚卒于自逭張寳之變
恃有吕頤浩親軍及新水宗曲部密接旁近故雖以嬉
難之餘戮十七人而廢其班彼不敢譁今以京師之重
獨有殿步二軍而近郡諸屯皆戍極邊殆非防微杜漸

之意臣愚謂宜亟循舊制凡沿江沿海之卒置之舊屯而以時戍邊庶幾連營列柵聲勢聯屬可以擬緩急之須可以銷姦慝之萌不猶愈於舍近謀遠以生覬覦之心乎王黼童貫既得燕之空城即移舊邊之戍以守新邊一旦女真長驅新邊既棄舊境亦失越關渡河如踐無人之境往監甚明而今之新進少年獨未知懲創乎此新復之郡既未可保而江上之備已為之一空臣愚謂宜亟循阜陵分隸之舊宿師于江南而分戍于淮漢

庶幾根本先固人心不搖既可以厚重門之守又可以省分恭之費不猶愈於虛內事外以貽一旦倉卒之憂者乎或曰如此則是棄外而事內也藩籬不固如堂奥何曰不然也臣之所言惟欲守阜陵之成規宿師于內郡而移戍于邊城所以固近而懷遠先內而後外非直棄遠而遺外也譬如人之身腹心潰裂雖四體皆具將安用之况祖宗守邊規模如淮漢蜀口皆有民兵義旅可以倚仗不專仰三衙江上移戍之軍也臣先事而有

言則誠為過計不幸而言中則事已無及陛下曲留聖慮與二三大臣謀之如臣言可采即令速見施行取進止

鶴山集卷十九